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



名著
恒久
远

代代
永相
传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第2辑〕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

中国文史出版社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

明·熊大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 / (明) 熊大木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3.2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第2辑/陈余齐主编)

ISBN 7-5034-1322-0

I. 大… II. 熊… III. 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6108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北京通州鑫欣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390 字数: 980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86.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序

《武穆王精忠录》原有小说未及于全文，今得浙之刊本，著述王之事实甚得其悉；然而意寓文墨，纲由大纪，士大夫以下遽尔未明乎理者或有之矣。近因眷连杨子素号涌泉者，挟是书谒于予，曰：“敢劳代吾演出辞话，庶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余自以才不及班、马之万一，顾奚能用广发挥哉？“既而恳致再三，义弗获辞，于是不吝臆见，以王本传行状之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义，至于小说与本传互有同异者两存之，以备参考。或谓小说不可紊之以正史，余深服其论；然而稗官野史实记正史之未备，若使的以事迹显然不混者得录，则是书竟难以成野史之余意矣。如西子事，昔人文辞往往及之，而其说不一。《吴越春秋》云：“吴亡，西子被杀。”则西子之在当时固已死矣。唐宋之间诗云：“一朝还旧都，艳妆寻若耶。鸟惊入松网，鱼畏沈荷花。”则西子尝复还会稽矣。杜牧之诗云：“西子下姑苏，一舸遂鸱夷。”是西子甘心于随蠡矣。及观东城题范蠡诗云：“谁遣姑苏有麋鹿，更怜夫子得西施。”则又以为蠡窃西子，而随蠡者或非其本心也。质是而论之，则史书小说有不同者，无足怪矣。屡易日月，书已告成，锲梓公诸天下，未知览者，而以邪说罪予否？

时嘉靖三十一年，岁在壬子冬十一月望日。鳌峰熊大木钟谷甫序。

目 录

序	(1)
---------	-------

卷之一

韓离不举兵南寇	(2)
李纲措置御金人	(6)
宋钦宗倡议讲和	(10)
许翰请用种师道	(11)
师中大战杀熊岭	(14)
金粘罕邀求誓书	(16)
宋徽钦北狩沙漠	(21)
宋康王泥马渡江	(27)
岳鹏举辞家应募	(31)
宋高宗金陵即位	(35)

卷之二

李纲奏陈开国计	(40)
李纲力劾张邦昌	(44)
岳飞与泽谈兵法	(49)
岳飞计画河北策	(53)
李纲谏车驾南行	(58)

宗泽约张所出兵	(63)
宗泽定计破兀术	(68)
粘没喝京西大战	(72)
宗泽大捷兀术兵 刘豫激怒斩关胜	(76)

卷之三

高宗车驾走杭州	(81)
苗傅作乱立新君	(86)
张浚传檄讨苗傅	(90)
韩世忠大破苗翊	(94)
洪皓持节使金国	(98)
胡寅前后陈七策	(101)
岳飞破虏释王权	(106)
兀术大战龙王庙	(111)
韩世忠镇江鏖兵	(115)
岳统制楚州解围	(118)

卷之四

刘子羽议守四川	(123)
宋高宗议建东宫	(127)
兀术兵寇和尚原	(130)
韩世忠平定建州	(134)
刘豫建都汴梁城	(138)
岳飞用计破曹成	(142)
刘子羽分兵拒敌	(146)
吴玠大战仙人关	(150)

张浚被劾谪岭南	(154)
宋高宗御驾亲征	(158)

卷之五

韩世忠鏖战大仪	(163)
岳飞两战破李成	(166)
议防边李纲献策	(171)
诏岳飞征讨湖寇	(175)
岳飞定计破杨么	(179)
牛皋大战洞庭湖	(183)
刘豫兴兵寇合肥	(187)
杨沂中藕塘大捷	(191)
镇汝军岳云立功	(195)
岳鹏举上表陈情	(199)

卷之六

岳飞奏请立皇储	(203)
金熙宗废谪刘豫	(207)
议求和王伦使金	(210)
世辅计擒撒离喝	(215)
李世辅义释王枢	(219)
胡世将议敌金兵	(223)
王乌禄大驱南寇	(228)
宋刘锜顺昌鏖兵	(232)
张琦大战青溪岭	(237)
小商桥射死再兴	(241)

卷之七

岳飞兵距黄龙府	(246)
秦桧怒贬张九成	(251)
刘太尉叠桥破虏	(255)
杨沂中战败濠州	(259)
秦桧定计削兵权	(262)
吴玠设立叠阵法	(267)
岳飞上表辞官爵	(271)
岳飞访道月长老 周三畏鞠勘岳飞	(275)
下岳飞大理寺狱	(281)

卷之八

秦桧矫诏杀岳飞	(286)
何铸复使如金国	(291)
和议成洪皓归国	(296)
阴司中岳飞显灵	(300)
秦桧遇风魔行者	(304)
弑熙宗颜亮弄权	(309)
东阳市施全死义	(314)
栖霞岭诏立坟祠	(318)
效顰集东窗事犯	(320)
冥司中报应秦桧	(323)

卷之一

起靖康元年丙午岁，止建炎元年丁未岁，首尾凡一年事实。
按宋史本传节目。

天地元先一气胚，乾坤定位有三才。
洪荒世代无稽考，三皇之世尚难推。
画卦造书从太昊，神农耕种始交财，
干戈战斗轩辕始，服冕封官筑室台。
五帝少昊并颛顼，帝喾唐尧仁义推。
孝弟两全姚氏子，有虞禅位德巍巍。
三王夏禹殷汤继，灭纣周家民自归。
离乱七雄侯十二，秦传一世国多灾。
汉王入关楚背约，重瞳虽勇刎于垓。
汉字据蜀分三国，篡魏除刘晋祚辉。
两晋出于司马懿，江南接晋宋齐来。
后梁国灭陈家继，北有胡君作乱阶。
北周已被杨坚篡，两朝归一国称隋。
炀帝不仁从李氏，唐家立国用人材。
二十四君哀帝尽，五代梁唐晋汉柴。
周家二姓并柴郭，天气循环瑞气回。
甲马营中生明主，紫气红光映玉台。
受周禅位为天子，一统山河归正排。

韩离不举兵南寇

却说宋朝徽宗皇帝，大兴土木，极侈穷奢，宠用小人，诛戮大臣，天下民怨，盗贼蜂起。犹与金人约灭大辽，开边生事，未及一年，金太宗完颜晟差韩离不领人马从东路进，自燕直犯河北。大太子粘罕领人马从西路进，自河东直犯代、忻等州，径取太原。宋家无备，如入无人之境。况中原久不知兵，内无贤相，外无勇将，束手无措，坐看中原没于夷狄，生灵涂炭，不可胜悲。是时金兵将至汴梁，边报猝至，朝廷震惧，不复议战守，惟日谋避金人之计。始遣李邕代给事中至金营讲和，降诏罪己，召天下勤王之师。且命皇太子为开封府牧，以理天下事。当日众臣闻贼马逼近，聚议都堂中，茫然无策，只将各人家属，散之四方，以避祸矣。

有太常少卿李纲，素与给事中吴敏相善。及闻朝廷欲以皇太子为开封府牧，群臣各欲退避。是夜过吴敏家，与敏议曰：“目今金兵临城，众人束手无计，事已急矣。陛下以皇太子建牧之议，岂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且东宫恭俭之德闻于天下，当禅以正位以守宗社是也，今建以为牧非也。尚值庶民涂炭，大盗猖獗，如此使宗社难守，中原且无人任，自非传以位号，使招徕天下豪杰与之共守，何以能济？公今从官给事中之列，以献纳论思为职，何不为上极言之？使言不合意，不过一死，死有轻于鸿毛者，此其时也。”敏曰：“依公之议，皇太子不宜为开封府牧，我来日奏知，使君上用之监国可乎？”纳曰：“不可。昔唐肃宗灵武之事，当时不建号不足以复邦，而建号之议不出于明皇，后世惜之。今上聪明仁慈，倘感公言万有一能行此，金人且将悔过退师，宗社安能宁，岂徒都城之人得安，天下之人皆免祸矣。此事非发勇猛广大慈悲之心亡身殉国者，孰能任此？”敏曰：“吾来日

当以公言极奏，倘上不允，继之以死。”纲曰：“君肯如此，天下幸甚！”言罢，辞退。

次日早，敏入奏徽宗，具道禅让之意，且曰：“陛下果能用臣言，则宗社灵长，圣寿无疆。”上曰：“何以言之？”敏曰：“神霄万寿宫所谓长生大帝君者，陛下也，必有青华帝君以助之，其兆已见于此。”上感悟叹息。敏又奏：“李纲之论，盖与臣同。”上意已决，是夕，命皇太子入禁中，谕以禅让意，复以御袍。皇太子俯伏流涕，不胜悲咽，力辞，因得疾。上即召东宫官耿南仲视医，夜半始少苏。次日，又固辞，不肯接位。上与群臣决议，始登大宝，御垂拱殿，朝会百官，是为钦宗皇帝。

按《通鉴》：帝讳桓，徽宗长子也，初封定王，会金人入寇，徽宗遂传以大宝，在位二年，为金人所掳。绍兴末殁于沙漠，寿六十一。

立妃朱氏为皇后，尊父皇为教主道君皇帝，移居龙德宫。封敏为枢密院事，李棣同管院事；李纲为尚书右丞相，蔡懋为尚书左丞相，李邦彦为太宰，张邦昌为少宰。改元曰“靖康”，大赦天下。

日与群臣议退金兵之计，李纲奏曰：“陛下养德东宫，十有余年，恭俭日闻，海内属望。道君太上皇帝，观天意，顺人心，为宗社计，传位陛下。受禅之际，灿然明白，下视在唐，为不足道也。愿致天下之养极所以崇奉太上皇者以昭陛下之孝。今金寇侵犯，声势虽若可畏，然闻有内禅之事必欲请和，厚有所邀求于朝廷。臣窃料之，大概有五：欲称尊号，一也；欲得归朝人，二也；欲增岁币，三也；欲求犒师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臣请为陛下详陈之。欲称尊号，如契丹故事。当效以大事小之义，不足惜。欲得归朝人，当尽以与之，以示大信，不足惜。欲增岁币，陛下当告以旧约，以燕山、云中归中国，故岁增币于大辽者两倍，今你既背约自取之，则岁币当减其数；奈缘国家欲敦

示和好，不计较货财，姑如原数可也。彼欲求犒师之物，当量力以与之。至于疆土，则皆祖宗之地，子孙当以死守，不可以尺寸与人，愿陛下留意于此数事，勿为浮议所摇，可无后患。”并陈御敌固守之策。钦宗大悦，皆嘉纳其言。

却说斡离不率金兵距河而阵，浚州已破。宋将梁方平与战，其兵大败，烧桥而遁，何灌部下军马，望风逃散，贼遂渡河。声息报入京城，道君太上皇帝知的时，夜漏下二鼓矣，大惊无措，即出通津门东欲避乎难。道君太上皇、后及皇子帝姬等相续以行。侍从百官，往往潜遁，尚未启行。时人报知李纲，纲闻此事，披衣直入见帝，因启奏曰：“臣闻诸道路执政者，欲奉陛下出狩，以避狄人之难，若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太上皇帝，以宗社之故，传位与陛下，今舍之而去，可乎？”上闻奏，默然。太宰白时中曰：“主上不出狩，金人已济河矣，都城岂可以守？”纲复奏曰：“天下城池岂更有坚固如都城者，且宗庙、社稷、百官、万民所在，舍此欲将何往？若能激励将士，慰安民心，与之固守，岂有不可守之理？”上犹沉吟。有内侍陈良弼自内殿出，奏曰：“即目京城楼橹创修，百分未及一二，又城东樊家冈一带壕河浅狭，决难保守。陛下详议之。”上顾谓李纲曰：“卿留朕如此迫切，可同蔡懋、良弼二人，往观楼橹壕河，若果坚固可守，朕当与卿等再议。卿宜速去，朕于此候卿回报。”

李纲即领旨，与蔡懋、良弼径至新城东壁，遍观城壕回奏，时上车驾在延和殿犹未起行。上问：“卿等观楼橹壕河事节如何？”蔡懋奏曰：“楼橹残毁，壕河壅塞，诚不可以为守。”纲叱之曰：“城坚且高，楼橹虽未备；然不必楼橹亦可守。壕河惟樊家冈一带以禁地不许开凿，诚为浅狭；然以精兵强弩占守，可以无虞。”上曰：“尔众人有何高论？”宰执以下皆无语。纲又奏曰：“今日之计，莫若整饬军马，扬声出战，固结民心，相与坚守，以待天下勤王之师。”上曰：“谁可为将？以任军事。”纲曰：“朝

廷平日以高爵厚禄蓄养大臣，盖欲用之于有事之日。今白时中、李邦彦等虽是书生，未必深知兵法，然陛下与其位号，使之抚驭将士，以抗敌锋，乃其职也。”白时中在旁闻李纲奏上，欲委之以兵权，怒甚，厉声曰：“李纲留陛下车驾不宜出狩，莫能将兵出战。”纲曰：“陛下不以臣为庸懦，倘使治兵，愿以死报。只缘名微官卑，恐不足以镇服士卒。”上谓执政曰：“目下更阙何职？”赵野对曰：“尚书右丞阙职。”（时宇文粹中随道君幸，故阙此职。）上曰：“即除李纲为右丞兼亲征行营使。”赐袍带并笏。纲以时方艰难，不敢辞职，遂谢恩受命。李纲退出。

次早，阁门大使奏金兵声势甚紧，百姓无主，各自逃窜。众庶面官怀惧不安，犹以去计劝上。上即下命，李纲留守都城，以李桢副之，仍令有司备车驾南行。李纲力陈不可去，且言：“唐明皇闻潼关失守，即时幸蜀以避，宗社朝廷随碎于贼手累年，然后仅能复之。范祖禹以谓其失在于不能坚守以待勤王之师。今陛下初即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云集，虏骑深入重地，必不能久留。舍此而去，如龙脱于渊，车驾朝发，而都城夕乱，虽臣等留守，何补于事？宗社朝廷且将为丘墟。愿陛下审思之。”上意颇回。会内侍王孝竭从旁奏曰：“中宫国公已行矣，陛下岂可留此？”上色变，降御榻，泣曰：“卿等毋留朕，朕将亲往陕西起兵以复都城，决不可留此，”李纲泣拜，俯伏上前，以死止之。帝顾纲曰：“朕今为卿留，御敌之事，专责于卿，勿致疏虞。”纲曰：“臣受皇上深遇之恩，今日当以极报也。”宰臣犹请出幸，帝只得从之。

却说李纲正与李桢在尚书省整治军旅，复传上有南狩之事。纲即趋朝，至半路，太庙中神主已出寓太常寺。纲大惊，径进祥曦殿，则禁卫皆已环侍排列，乘舆服御俱各齐备，六宫仆役皆将升车矣。纲遑遽无策，厉声谓禁卫曰：“尔等愿以死守宗社乎？愿扈从以巡幸乎？”禁卫皆呼曰：“愿以死守宗社，不愿巡幸。”

纲同殿帅王宗濋等人见帝曰：“陛下昨夕已许臣留，今复戒行，何也？且六军之情已变，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岂肯舍去。万有一中道散归，陛下孰与为卫？且虏骑已逼，彼知乘舆之去未远，以健马疾追，陛下何以御之？”上感悟，始命止行。李纲因出殿曰：“上意已定，敢有异议者，立斩示众。”六军闻之，皆拜伏，呼万岁，其声震地。后人诗赞之，曰：

六军已发乘舆迁，一谏能教动九天。

若使右丞同宰执，宋家宗社已难延。

李纲措置御金人

且说李纲自车驾辍行已后，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备御。每壁用正兵一万二千余人，而保甲居民厢军之属不在其内。修楼橹，挂毡幕，安炮坐，设弩床，运砖石，施燎炬，垂榴木，备火油，凡防守之具，无不毕备。四壁各有从官、宗室、武臣提为举官，诸门皆有中贵大小使臣分地以守，因是兵势甚张，民心已安。

却说金将斡离不率领众兵，直抵城下，屯驻于牟驼冈。（牟驼冈，京城外西北隅地也。冈势隐驼如沙碛然，三面据水，前枕雾泽陂，即孳生马监之所，刍豆山积。异时郭药师来朝，道君命打球于其门，故知可以为寨地。金人兵至，径趋其所，实药师导之耳。）是夜金兵大小三军进攻西水门，以火船数十只，顺汴流相继而下。城外喊声大震，火光照耀天地，如同白日。李纲帅诸将临城捍御。有骁将霍超率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拐子弩，从城垛中射下，金兵近城者皆应弦而倒。金兵众甚，沿流而下者不可胜纪。火船近城，纲令健卒即以长钩摘抱就岸，投石碎之，金兵不能近城。纲恐众将不肯用命，亲自督战，斩获金将百余人。

次日，入奏事，忽报金人统大军攻打酸枣门甚是紧急。帝

闻，谓纲曰：“金兵势大，卿以何策退之？”纲曰：“臣恐城上兵卒不足用，乞上禁卫班直善射者，同臣往酸枣门捍御金兵，自有机变。”帝即颁诏，发下禁军千余人，随纲退敌金兵。

纲即辞上出殿，至酸枣门几二十里，命军士各于夹道委巷中行，以防贼将登城。纲军至门，正遇贼众，金鼓连天，枪刀密布，方以短舟渡濠竖立云梯攻城。纲顾左右曰：“谁肯出城，先挫其坚阵？”言未毕，一将应声而出。纲视之，乃健将霍超也。纲即令二百善射者护之。超全身披挂，放开南门而出，正遇金将斡离不弟盖斡强，率金兵五百余人，长枪短槊，一齐攻入。霍超抖擞威风，一涌杀人，二百班直军并随而进，无不以一当百。金兵失阵，望后便退。李纲于城上见金兵小却，仍命班直乘城射下，金兵死者，不计其数。将近黄昏左侧，始鸣金收军，金兵退走二十里矣。纲重赏超等，激励其下，因是将士皆贾勇而前。

次日，斡离不大聚胡兵，乘筏渡濠而进。纲督战之际，见金兵近者以手炮、榴木击下，远者以神臂弓射之，金兵皆不敢近。主将斡离不怒曰：“宋将止有一旅之师，尚不能取胜，倘四方勤王之众一集，我辈无遗类矣！”自鸣鼓而前，胡兵从后拥至。纲命马忠率京西壮士数百人，举火缒城而下，烧其云梯数十座。超首迎胡将黑龙大王。超喊声如雷，一刀挥下，斩于城下。从兵各奋勇争先，斩获首首十余级，皆耳有金环。盖斡离不终是势大，复聚兵攻陈桥、封丘、卫州等门，而酸枣门困打尤急。虏将箭射上，城如蟠毛。纲督战，士卒亦有中伤者，皆厚赏之。时帝在祥曦殿闻报，即遣中使至纲军中劳问。纲得上御笔褒谕，并给内府酒、银碗、彩绢等，即颁与将士，人皆欢呼，愿以死斗。自卯至申，杀虏贼数千人。盖斡离不知守城有备，不可以攻，乃鸣金收军，退师二十余里，与其下议曰：“我军今深入其地，不能得进，此乃大失机也。不如乘宋主初立，因人请与讲和，若得满吾所求，暂且退师，候遇机会，又作计较未迟。不然四下兵集，吾何

以当之？”众皆曰：“此计大妙。”次日遣一能言使者，直入都城议和。

却说上在崇政殿与众臣商议敌御金兵之策，阁门大使奏知，有金国遣使来议请和。钦宗闻奏，即颁诏，命侍军引使入对。使者朝拜訖，出翰离不书进呈，道其统师犯中国之意，闻上内禅，愿复讲和，乞遣大臣赴军前商议如何处和。帝召群臣议之曰：“此事如何处断？”李邦彦曰：“金兵势逼，勤王之众未暇，莫若割地请和，庶救一城生灵。”李纲奏曰：“金兵不识时务，孤军入我深地，数日交兵，彼屡挫其锋，正恐四下兵会，故有遣使请和之议。乞圣明鼓勇三军，再延数日，金兵知吾有备，仍虑勤王师集，是自取其败也，岂可与之和哉？”上曰：“朕日前因避狄之难，惟恐其不和，因卿力阻不果行。今幸彼自求和，何不可之有？”李邦彦力请议和。帝意遂决，因顾问众臣：“谁可为使往金营议和？”众臣皆未有应者。李纲出奏曰：“臣愿往。”上曰：“卿方治兵不可行。”只命李悦奉使金营，仍令郑望之、高世则副之。李悦既得旨，即受命出朝往金营，不题。

李纲候李悦出。因奏曰：“臣欲奉使前往议和，主上不允，何也？”上曰：“卿性刚直，不可以往。今遣李悦奉使，实因其通朕愿和之意也。”纲曰：“今虏气方锐，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则中国之势遂安，不然祸患未已，宗社安危在此一举。臣惧李悦为人柔懦，恐误国事也。且今狄人之性，贪婪无厌，又有燕人狡猾以为之谋，必且大张声势，过有邀求，以窥中国。如朝廷不为之动，措置合宜，彼当载斂而退。如朝廷震惧，所求一切与之，彼知中国无人，益肆覬覦，忧未已也。先安然后应安危之机，愿陛下审之。”帝曰：“卿言极善，更须整飭三军，以防不测。”纲承旨退出。

却说翰离不自遣使命入城议求和以后，每日操练胡兵，以候消息。是夜金营太史官报与翰离不云：“帝星复明，正映都城北